



庭前一树梅

□琦垚

一早起来,打开微信,看到南方的朋友发来的信息:梅花开了。随之发来的还有一张梅花绽放的照片。蓝盈盈的天空上飘着几朵雪白的云,朵朵浅粉的梅花绽放在灰黑的枝上。也许是拍摄角度的缘由,那些枝桠快要够到天空了,而梅花仿佛要开到云朵里。

寒冬腊月,收到花开的消息,是最开心的事。尤其是生活在北方,每日里看到的都是清冷的灰色调。若想欣赏周围公园里的红梅绽放,要等到春天来临了。

不过,北方的冬日里也是有期待的。那就是猝不及防地相遇一场蜡梅花开。《乐府诗》里言:“庭前一树梅,寒多未觉开。只言花似雪,不悟有香来。”梅花最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幽香,蜡梅也不例外,常常是先闻到了

阵阵清香,才去寻觅花朵。

没想到,不久,我就遇到了这样的趣事。那天下了班,我像往常一样,迎着寒风向家走。快到家所在的那栋楼时,突然闻到一阵阵清香,难道是蜡梅开了?可是平时没有注意到小区有蜡梅呢。顾不得寒冷,停下来借着路灯的微光左顾右看,也没找到香气的来源。无奈,站在那里又仔细闻了一会儿,惊喜地发现香气的方向是在北门。赶快跑过去,北门这边差不多有一年没开了,冷冷清清的,什么都没有。

第二天是周末,我惦记着闻到的香味,一大早又跑到了北门去看。阵阵地清香幽幽弥漫,冷冰冰的早晨给人送来好心情。我沿着北门那道围墙找了一圈,依然没找到香味的源头。忽然心中一道光亮,会不会是北门外那片荒地里的蜡梅?那片荒地和北门只

有窄窄的一条马路相隔。荒地其实之前很热闹的,有很多条胡同和院子,还有一条热闹的街市,烟火味浓厚。后来规划,大家才搬走了。我从小区前门出去,绕了一大圈到北门外,果然是蜡梅开了。远远就看到和北门相邻不远的荒地上的一团鹅黄,在一片萧条枯寒里显得尤为灿烂夺目。

在蜡梅明亮的鹅黄里,我想起最近在书中读到的关于蜡梅的故事。蜡梅原来只是生长于山中的一种植物,山民们见花是黄花,就叫它黄梅。后来一位诗人发现这黄梅很有个性,在最寒冷的时候绽放,就为它写了一首诗。渐渐地,很多人知道了这黄梅,且为众多文人墨客所喜爱。黄梅的花朵的颜色又近似油蜡的颜色,又叫它蜡梅,又因其开在腊月,也叫腊梅。

看周受鹤的《花花草草》,里面有《岁寒三友》,说的就是蜡梅和天

竹,鹅黄色的蜡梅花和天竹的红果搭配起来插瓶,是相得益彰,用现在的话来形容那真叫标配呢。

年末岁尾,为迎接新的一年,大家都喜欢屋里有点喜盈盈的气氛。文人墨客都喜欢岁朝清供,家里的一个白瓷瓶闲置着,我一时也想附庸风雅,便折了几枝蜡梅。在荒地上转悠了一会儿,想找些天竹果搭配。有位遛弯的老人热心,带我到不远处的公园找到了天竹的红果。

这样,简素的书桌上就多了一道风景,两三只鹅黄的蜡梅在红红的天竹果映衬下,更加明亮温暖。读书累时,抬头欣赏一会儿,在清寒的冬日里,是雅事,亦是美事。同时,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缕芳香,几分诗意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□孙翊伦

故乡的元旦,总不及旧历年那般郑重其事,却也自有一份承前启后的意思。尤其在外头奔波了一年的人,能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当口回去一趟,心里便觉得妥帖,仿佛给旧岁打了个结,又向新年深探了探头。

到家已是傍晚。门是虚掩着的,推开来,一股混杂着食物香气的风,立刻将我拥了个满怀。母亲在厨房里,系着围裙,正探身看一只砂锅里的汤。她回头看见我,眼角的细纹一下子舒展开,笑道:“可算到了!路上冷吧?你父亲在堂屋沏茶呢。”

堂屋里,炭盆烧得正旺,红盈盈的,映得一室皆春。父亲见我进来,放下手里的报纸,摘下老花镜,说:“火车上人多不多?”又指指另一把椅子,“坐,茶刚沏好,是今年的云雾。”茶是

绿茶,汤色清碧。呷一口,一股清冽的甘香,顺着喉管滑下去,

一路熨帖到胃里,身上的寒气便驱散了大半。

母亲问的无非是些近况,工作忙不忙,身子可好。话都是平常的,语气也是缓缓的,可听着,就觉得一颗心落到了实处,像远航的船,终于回了平静的港湾。

晚饭自然是丰盛些的。母亲掌勺,我和父亲打下手。厨房不大,三个人转来转去,却也不嫌挤,反而有种热热闹闹的充实感。母亲说:“元旦嘛,咱们做几样家乡菜。”她取出一只肥硕的鸭子,是早托人在乡下买来的土鸭,已经收拾干净了。这便是今晚的主菜,八宝鸭。母亲将拌好的馅料,小心地填入鸭腹,又在鸭身上细细抹了一层酱油。我看

着那鸭子在母亲手中服服帖帖,

变成一只鼓囊囊的“宝葫芦”,不禁赞叹。母亲笑笑:“这算什么,

你外婆做得才好。”这话,便引出了一点旧事。

父亲在一侧剥冬笋,接口道:“说起你外婆,有一年元旦,家里来了远客,临时要添菜,什么都没有。你外婆不慌不忙,从坛子里捞出两条风干的鲫鱼,用温水发了,和豆腐、雪里蕻一同炖了,满屋异香,客人吃得赞不绝口。”母亲也记起来了:“可不。那时候东西少,可人巧。一把咸菜,几块豆腐,也能做出好味道来。”他们说着,手上的活计不停,话音织成一张温暖的网,将我密密地罩在里头。

趁着空档,母亲又炒了几个快手菜。一把碧绿的冬苋菜,只下猪油,猛火一翻,撒点蒜末,便清香扑鼻。还有一道,是我从小爱吃的香煎臭豆腐。豆腐用平底锅细细煎得两面金黄,外皮焦脆,内里却仍是雪白柔嫩,蘸着辣椒酱吃,别有一番酣畅的风味。

菜齐了,端上桌。灯下拉开桌子,杯盘罗列,热气袅袅。我们吃着,聊着,说起我儿时元旦非要穿新衣,结果摔了一跤,蹭破了裤子大哭的糗事;说起母亲年轻时在厂里得先进,奖了一张暖水瓶票的骄傲;也说起一些故去的亲人,语气里有怀念,却并不沉重,仿佛他们只是出了趟远门。过去的一年,顺遂也好,坎坷也罢,此刻都成了下酒的谈资,在温暖的酒气与饭菜香里,被轻轻地咀嚼、消化,然后放下。

饭毕,收拾了碗筷,又沏上一壶新茶。电视里播放着欢闹的晚会节目,我们却不怎么看,只听着那背景音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屋内炭火渐弱,茶也凉了,可谁也不愿先去睡。这份团聚的时光,是如此珍贵,让人想把它拉得长些,再长些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文学爱好者)

□杨丽丽

当蜡梅染红崭新的向往
当最后一页日历变成了雪花

一缕晨光越过霜雪
照亮了新年的门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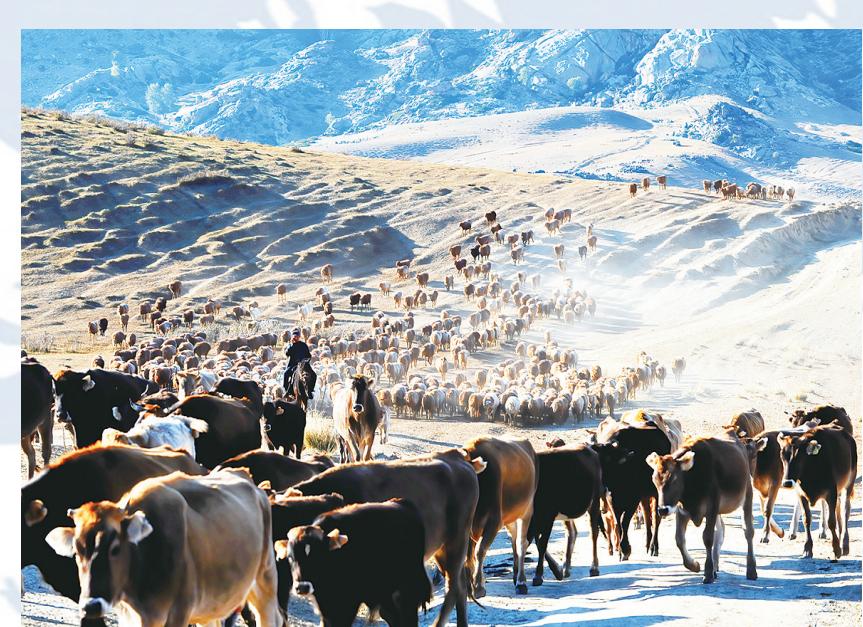
风裹着炉火的余温
吹开一扇窗
窗棂上结着去年的思念
也凝着新年的光

我们不必回头细数
那些开过又谢了的花
也不必追问
过往的遗憾与牵挂

只需卸下奔波和惆怅
踩着晨雾里第一缕微光
和新年并肩
走向远方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



《牧归》 李昊天 摄

公益广告

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保护您和家人民生命安全

